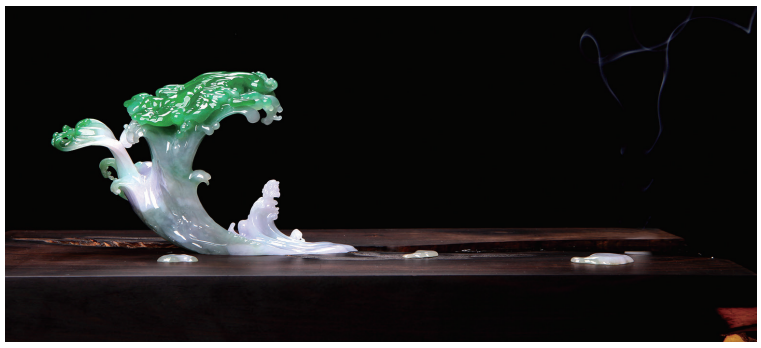
《佛陀印迹—印迹》



《佛陀印迹—渡化》

《红色经典—草鞋》

雕琢之味，从小我到大我

【文/冷梅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30年求艺路，学无止境

人们常常说玉有灵性，大自然的馈赠自有上天的机缘，一件优秀的作品，有时不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技法去表达，遵循自然法则，减少刻意的雕琢，它会自然而然给你答案。王朝阳也算今日中国玉雕界可圈可点的人物，被誉为中国玉雕界的“齐白石”。求艺之路30年，王朝阳认为，一件好的玉雕作品，重要的不是原材料是否贵重，每一块原料都有可取之处，就看雕琢的人能否读懂，如何创意，如何琢磨。

王朝阳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，老家南阳，正是中国的玉雕之乡。父亲是美术教师，从小他就耳濡目染，深受传统美学的滋养。三十年磨一剑。可是要成为一代玉雕大师，时间的累积仅仅是基础，你还需要天赋异禀，同时独具审美眼光，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。

纵观他的学艺之路，他把自己的成长归纳为五个阶段，似乎人生也经历了五次迭代升级。

王朝阳进入玉雕行业，尚是上世纪80年代，他开始学习传统样式雕刻，后来，为了使所雕造型更加生动准确，他又从美院体系里学习了“学院派”（主要是法派与苏派）的造型技法，以提高写实能力。这10年，少年初出茅庐，熟能生巧的还是“手上功夫”，鲜少挖掘翡翠种、水、色上的深意。

进入下一个10年，已然迈入千禧之年。单是造型题材已不能满足王朝阳对翡翠雕刻的渴求。他开始重新认识材料，思考材料对雕刻师的意义；同时，也开始思考现实生活对个体生命的意义。

“我尝试着把对材料的重新认识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，用俏色巧雕成作品展现出来。这一时期，我不断地在寻找一些有特色的材料，不断地从各种媒体、媒介渠道获取灵感和创意，再根据材料的特点进行巧思。这一时期我重点关注的是想法，整日都在想点子、搞创意、取巧思。”

巧雕技法，可以更多从创意层面发扬雕刻师对玉的理解、对自然的理解。打个比方，翡翠原石上有一点绿，还有一点红。绿的部分，做成叶的样式，红的部分做成花型。这是自然带给我们的联想。如果原石有一点白，还有一点红，你也可以从自然界中找到对应的呈现，可能丹顶鹤更能体现它的巧思。这是巧借玉石本身的形态、颜色质感，来做发散性的创意巧雕。

《比》

王朝阳说：『磨玉是天人合一的过程，磨玉人在读懂和唤醒自然之大美时会有物我两忘的喜悦心情，物我两忘在发现中实现，这是个过程，不能有预判，也不能有回忆。』

直到2008年，俏色巧雕已经成为玉雕界的惯用技法，并不满足于此的王朝阳，开始大量研究和借鉴中国古典的水墨写意，通过构图和减工营造出空灵绝妙的画面，让观者产生联想，恍惚间置身于这个美妙的世界。所谓“意境”，跃然玉上。

创作之变，如凤凰涅槃

在用极少的雕刻、极少的构思去面对每一块材料时，貌似简单，其实对雕刻师以及材质的要求极高。每一块天然的材料都有很多不完美，裂纹、棉絮、厚薄、水头、色彩、种质，每一项对作品的影响都极大。再加上翡翠这种材质的变化又极多，有时色彩、种水的细微变化，或者厚薄多1毫米少1毫米给人的感受都是天壤之别。

怎样在不完美的情况下使其变得完美，怎样在极少雕刻（形象雕刻）的情况下显得丰富，都是难题。王朝阳认为，雕刻越少越容易寡淡，裂纹棉絮越难处理。这些对雕刻师的综合审美素养，以及对材料的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
一路艰难地前行，他尽量摒弃自己多年练习的技法，忘掉自己引以为傲的想法，渐渐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…… “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全身心地体会到材质最微妙的变化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我惊奇地发现即使不要任何形象雕刻，不再叙事，不再有文学感动，作品同样可以丰富感人。这时雕刻才完全进入了抽象状态（不指向任何自然物），才开始了真正的质变。”

这段时期对于一个雕刻师来说面临的挑战极大，不但要克服炫技，克服诸多想法，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得到他人的认可，包括同行专家。王朝阳深知，前方的路仿佛一片漆黑，没有抓手也看不到一丝光亮。这个时候，没有了金钱观念，没有了名利及个人喜好，有的只是坚信太阳会照常升起，随即让他进入另外一个维度空间的期盼与喜悦。

大道至简，翡翠“心”美学

玉雕之路犹如修炼之路，突破之前的“小我”，才能实现未来的“大我”。现在，王朝阳主张“少即是多”，把玉雕的形象化至最简，则玉雕的审美维度、材料之美，甚至是想象力被无限放大。